

# 作为人类文明记忆的媒介

邵 鹏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广播电视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媒介记忆是指媒介通过对日常信息的采集、编辑、记载或报道,形成一种以媒介为主导的对于社会信息的记忆过程,并以此影响人类的文化记忆、历史记忆与社会记忆。论文以媒介记忆作为研究主体,将其涵义纳入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中加以深入剖析,并进一步解释了媒介记忆与不同媒介形态间的关系、媒介记忆的具体编码、存储方式和检索程序,如何避免媒介失声和媒介失忆,全面总结了有关加强媒介记忆的有效方法。

**[SHAO Peng. Memories of the Media: a Study of Media as a Memory Proc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 2015; 11(3): 57-67].**

**[关键词]**媒介记忆, 社会记忆, 媒介失忆, 记忆程序, 记忆方法

记忆对于整个人类意义非凡。《辞海》中“记忆”的定义为:“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对于我们个人而言,记忆联结着人的心理活动的过去和现在,是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机能,离开了记忆个体就什么也学不会,行为也只能由本能来决定。甚至可以说,“没有记忆,人就不能辨认自己,也就不再存在。”[1]68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记忆的存在则意味着文化的传承、知识的累积与人类历史的留存,没有记忆和学习就没有我们现在的人类文明。

## 一、媒介记忆的界定和理解

人类是最善于运用媒介进行记忆的动物。当今社会,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的日常生活愈发依赖于媒介,我们沉浸在印刷、电子、数字等形态各样的媒介之中,媒介环境与现实环境的界限渐渐模糊,从而一步步改变着人类学习、生活、以及记忆的方式。媒介记忆理论的发展正迎合了当今社会的这一趋势,它为媒介充分发挥记忆功能以推动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一) 媒介记忆的界定

目前,有关媒介记忆的专门论述还很少,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有关媒介记忆的研究大都是与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民族记忆等相结合来论述的。如探讨看电视的行为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2]挖掘媒体与历史记忆的联系,[3]专注于媒介对于历史的取舍,[4]或是在社会记忆的研究中零星提及媒介的影响等。[5]而本文则专门探讨有关媒介记忆的问题,关注不同媒介的记忆程序与功能,及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与改变。

传播即存在,记忆即历史。所谓媒介记忆,是指媒介保留某些信息的能力和属性,人类通过媒介可以将过去的事件和信息一如既往地现实中再现和还原,并以此影响人类的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个人记忆是记忆自己亲历亲为的事,“是个人用群体的眼光来回忆的过程,而群体的记忆通过个人的记忆得以实现并表现出来。”[6]集体记忆是指曾经历过相同事件的一群人的共同记忆,以及这些事件所遗留下的客观印痕,包括共同经历的空间环境、社会事件、机构设置、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字和口头档案材料等。[7]社会记忆是在相关事件的当事人消失以后才出现的,如各种仪式、神话、集体的叙述、朝圣等。媒介记忆的研究范围包括了媒介对于信息的记忆特点和模式,媒介对于记忆内容的选取方式与角度,媒介对于人类各种记忆的影响,以及媒介记忆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等等。

媒介记忆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实体性。物质实体是媒介记忆得以存在的首要因素。没有具体而实在的物质实体,无论多么精美的精神内容和历史文化也无所依附、无法留存和精确传播。二是集体性。媒介记忆是一种集体记忆活动,媒介是集体互动的桥梁和纽带,也是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三是事实性。媒介记忆总是同具体的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回忆过去还是重现当下,也不论是为过去“昭雪”还是为过去自豪,都基于一定的事实。四是选择性。媒介记忆难免带有主观的、感情的色彩,人们难免会有选择地强化某些事实的记忆,也会有意地淡化某些事实的记忆,从而造成记忆堆砌和记忆空白。

从狭义的媒介来看,媒介记忆是现代社会大众媒介对于社会历史事件的一种独特的记忆方式。它采用媒介对于信息的惯有模式,通过专业化的采集、编辑和报道手段对社会事件或历史事件进行存储和记忆。而从广义的媒介来理解,媒介作为信息的载体,几乎囊括了人类社会至今所有的信息记载方式。根据勒高夫在《历史和记忆》[8]一书中对人类记忆的研究,我们将记忆形式分为四种:1、原始记忆:是一种野性记忆、人脑记忆和无文字记忆,最主要是寓言、传说、神话,尤其是民族起源的神话,还包括生活经验与手工技能记忆等;2、书写记忆:是一种符码和文字的记忆,如纪念性的碑文;3、印刷记忆:通过书籍、报刊进行历史和现实记载与复原;4、现代记忆:综合运用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进行立体地多层次的复杂记忆,是记忆的飞越与膨胀。

作为现代记忆的媒介记忆,几乎囊括所有人类社会记忆中以符号、媒介形式记载的文化、历史信息。在本文,我们仅仅以发布重要社会事件的大众媒介为中心,从狭义的角度来分析不同媒介对人类记忆的影响。

## (二) 从社会记忆中理解媒介记忆

记忆是人类的精神特权,也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关于记忆的社会视角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凸显出来。但在社会学的领域中,经典作家们对社会记忆涉及甚少,涂尔干只在纪念仪式的简短讨论中直接强调了记忆,认为它只是原初社会的一个特点。而马克思强调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自主性和无意识性,有意识的对过去的关注被当成是此前社会的非理性的遗留物。齐美尔把记忆看成是缺失的证据,但未发展其理论。韦伯关注传统的合法性,也对记忆关注太少。[9]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和公众开始对集体和社会记忆予以很大关注。社会记忆是社会学和人类学讨论集体记忆如何保持和传播的问题时的一个专有名词,它由涂尔干的学生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提出的“集体记忆”演变而来。[10]哈氏是对集体记忆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然而在他开创性的关于集体记忆的著作《论集体记忆》中没有给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而在《论集体记忆》一书的导论中,此书法译英的作者刘易斯·科瑟对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的思想进行提炼式认识时提到:“哈布瓦赫指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所谓“社会建构”或许可以理解为集体记忆的外延的又一种指称。社会建构,也就是说在某个社会中人们组成的各式各样的群体,其集体记忆各不相同。

哈布瓦赫以后,对“过去”记忆的研究扩展到了一切社会形态,“记忆”与国家权力、族群认同、社会建构、历史想象等问题联系起来,与“集体记忆”相比,“社会记忆”概念的运用显然就更为合适。社会记忆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哈布瓦赫曾区分了自传记忆、历史记忆、历史、集体记忆四个概念,自传记忆是由我们自身所经历的事件构成的记忆,历史记忆是我们只通过历史记录获得的记忆,历史是我们所记住的但是和我们没有有机关系的过去、集体记忆是构成我们认同的活生生的过去。[11]由此可见,在众多社会记忆之中,除了自传记忆可以脱离媒介这一桥梁,历史记忆、历史以及集体记忆都需要人类通过一定的媒介进行整理与记忆。媒介记忆在社会记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社会记忆与媒体记忆之间有很多共同点,彼此相互影响,甚至很多相互重合,但是媒介记忆并不等同于社会记忆。但是可以确切的说在目前媒介空前发达的社会中,媒介记忆已经成为了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三) 媒介记忆是个人记忆和社会记忆的纽带

个人记忆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可谓不言而喻。在媒介记忆中,失去了作为基础元素而存在的个人记忆,媒介记忆也不可能形成;同样没有个体对于媒介内容的关注与选择性记忆,媒介记忆也不可能发挥其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媒介记忆的形成是一个媒介组织或机构完成其新闻采集、编辑、报道传播的过程,这一过程不能排除数量众多的个人记忆,因为媒介所记忆的事件本身就是一种个人记忆的媒介表现,无论是事件发生的当事人,或是之后对新闻事件进行编辑报道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在消化吸收其他人对事件的记忆的同时也在将自己的个人记忆融入媒介记忆之中,也就是哈布瓦赫所说的不同的个体或群体对人类记忆的“社会建构”的过程。由此可见,媒介记忆是个人记忆的集合与凝聚。

媒介记忆是个人记忆的集合与凝聚,同时又是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使得媒介记忆在社会记忆与个人记忆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纽带关系。众多个人记忆能够通过媒介形成社会记忆,而许多时候,具有认同功能的社会记忆也会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个人记忆。这就涉及到了权力记忆的概念,权力记忆在有的社会有的时代很微弱或者不存在,在有的时代和社会就非常强大,

因为掌控了一切记忆途径，所以可以主导所有社会记忆。[12]这里所说的“一切记忆途径”就是指传播权力记忆的各种媒介。可见，媒介记忆扮演着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之间的纽带和桥梁角色。

媒介记忆作为社会记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但要从众多个体记忆中吸取养分，还担负着将个体记忆融入社会记忆，从而进一步凝聚成整体社会记忆的责任。媒介记忆作为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的纽带，被社会赋予了以下几点责任：

一是人的社会化功能。大众媒介在很早就开始担当起了人的社会化的作用。媒介记忆是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众通过接受媒介信息完成对于基本社会制度，社会习惯的认识，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

二是人类文明的传承。媒介作为社会事件的记录者和报道者，担任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记录者的职责。媒介通过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关注着人类社会的细微变化。媒介追求客观公正的报道目标，可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人类社会经验的积累与传承。媒介记忆虽然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片面等局限性，但仍能成为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角色。

三是社会发展推动力。媒介在记录和报道社会现状的同时，还能够从众多的媒介记忆中获取有用信息，学习经验教训，从而由此引导人类前进、促进社会革新。

四是社会危机预警功能。媒介在搜集各种历史事件与社会事件时，具有高度的灵敏性，能够唤起个体对于人类自身、环境、动物、社会、地球等的关注，并在众多的历史记忆中寻找相关信息进入媒介，由此，在人们面前展现出来的媒介记忆就会起到一定的社会危机预警功能。

## 二、媒介记忆的文化特性与程序路径

人类记忆涉及的范围广泛，内容丰富，人类对于记忆的留存不仅仅是靠个人经验所得，更多的记忆是由形态各样的媒介带给我们的。从人类社会诞生的那一刻起，记忆就与媒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媒介的形态的演进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记忆模式，尤其是人类对于历史的记忆模式，媒介与记忆如影随形，密不可分。

### （一）媒介形态与记忆模式

记忆就是流动的历史，历史是凝固的记忆。人类历史漫漫万余年。人类利用媒介的历史也在一步步演进，从初始阶段的刀刻斧凿、岩壁绘画，到如今的声画一体、数字传递，人类从不同的媒介形态中获得了丰富的记忆感受。

**1、天然媒介与表象记忆。**人类最原始的媒体技术，就是通过最简单的劳动工具将信息记录在岩壁上和岩石上，他们所记录的都是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狩猎耕种、他们的生老病死。人类运用岩石等天然媒介形成了简单的表象记忆。表象是事物不在面前时，人们在头脑中出现的关于事物的形象。从信息加工的角度来讲，表象是指当前不存在的物体或事件的一种知识表征，这种表征具有鲜明的形象性。[13]由于当时人类还没有发明文字，利用岩石上的图画表象特征记忆信息成为了原始人类的主要记忆手段。

这些刻在岩石上的壁画，是一种典型的“以物记物”、“借物记物”的媒介记忆方法。有学者曾如此评价过人类早期的岩画：“岩画的分布遍及五大洲，它把人们带到了人类的童年时代，让我们周游人类的史前世界，并帮助我们寻找失落了的文明。”[14]这充分说明了岩画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记忆功能。虽然古人的岩画已经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保存和延续信息的作用，但是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记载量少，不利于系统理解；概括性强，不利于还原原意；移动性差，不利于大范围传播。

**2、文字媒介与抽象记忆。**为了解决媒介承载信息量以及传播性的问题，中国的夏商周时期甲骨文的出现可谓媒介演进中的一大亮点。它不仅将图画缩减和抽象化，并且将象形文字雕刻在龟壳之上，较利于传播。比甲骨文稍微晚出现的还有金文，即钟鼎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金文不仅工艺复杂，而且也不便于移动。这种抽象的文字由于其材料的局限，很难广泛传播，所以直至殷商时期，掌握文字的仍只有上层社会的百余人，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化和思想在社会中的横向传播及历史传承。

竹简的诞生算是中国媒体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式的突破，它是战国至魏晋时代的书写材料。竹简的出现，使信息承载的能力以及传播的速度得到大大增强，很大的便利了信息的生产和制造，由于体积和重量的减少使得文化的传播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也就在造纸术被传到欧洲之前，欧洲人已经开始使用兽皮作为信息记载的工具。据说最古老的《圣经》就是记录在羊皮卷上的。

由此可见，到了这个阶段，人类开始逐渐认识到图画表象传播的繁杂以及原始岩石材料的不便。他

们都开始试图通过对原料的简单加工,以增强信息载体的承载能力和便携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利用媒介进行事件记忆的效率。但是这一时期的媒体技术都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以下一系列的问题:如信息量仍偏小、工艺复杂、仍然不便于大量信息的记载和传承等。

**3、印刷媒介与认同式的记忆。**造纸术的诞生是具有突破性的。东汉元兴元年(105)蔡伦改进了原有的古代造纸术,到了15世纪中叶,古登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从而为我们今天的传统平面媒体技术诞生奠定了基础。印刷术的出现迎合了新的社会统治者——民族国家打破狭隘自足的分立状态,实现民族统一的需要,[15]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大范围的集体的“认同式”的记忆。统一的国家除了需要统一的文字,还必须要有的思想交流的正式媒介,通过对印刷媒介的持续使用以及对其负载信息的不断传承,国家内部能够产生更加坚定的认同感,大范围的社会记忆也会因此逐渐成型。由此,社会制度逐步改善、国家更为稳定、社会发展更加迅速,而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媒介技术及信息传承的速度和效率。

此后,人类的媒介技术出现了一个质的飞跃,文字符号的信息可以被任意记载,由于纸张的轻薄,以及印刷术的普遍应用,使得在这一时期人类的智慧得到的大量的保存。但是无论是纸张或是印刷技术的发展都无法满足我们对于声像传播和储存的渴望,这也必然预示着将有更符合社会传承和记忆需求的媒介诞生。

**4、电子媒介与被放大的记忆。**如果说文字是抽象的记忆,那么影视就是形象的记忆。到了电子媒体时代,收音机、电视机成为了主要的媒介传播工具,而人类化学、物理技术的大量积累,使得橡胶、化学元素、磁性物质等材质被运用到了信息资源的存储领域中来。声音以及影像信息从此可以记录并传输。而这样的信息记载技术突破了以往在印刷媒介时代信息只能以文字符号的形式得以记录的局限性,各种声音和图像都可以利用特殊的介质记录和存储,并可以通过相应的媒介设备进行还原。

这种集同步性、存储性、逼真性等为一体的电子信息技术使得媒介的影响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同时,媒介对于个体记忆以及社会记忆的影响力也变得完全不同,媒介开始具备了一种将特殊事件进行放大,从而形成整体社会记忆的强大功效。电子媒介发展初期曾导致的强烈的社会恐慌,就是电子媒介对特定事件进行“放大式”记忆的生动体现,1938年美国CBS播放的广播剧《火星人进攻地球》所引起的大范围的社会恐慌至今令人记忆犹新,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牢固记忆有力地证明了电子媒介强大的扩散和放大力量。从此,人们习惯于从电子媒介中寻找值得记忆的历史和事件,电子媒介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影像“记忆器”,人们从中了解了历史、形成了记忆。

然而,即便电子媒介的力量如此强大,人们仍不满足于电子媒介的信息存储量及其对于社会记忆的形成和唤醒力量。人们需要的是一种承载量更大,使用更自由、更便捷的媒介,数字媒介由此应运而生。

**5、数字媒介与可选择的记忆。**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我们的使用的媒介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信息开始以相对统一的数字模式存储、传递。信息时代的信息存储流程与原本无论是印刷时代或电子媒介时代出现了根本性的不同,所有的信息在存储前都需要经过完全的数字化编码过程,将文字符号信息或声音影像信息都首先转变为以0、1组成的数字信息模式,然后再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传输,最终通过终端设备对这些数字信息进行解码还原成为人类可读的信息资源。而这些数字符号则是通过很多不同形式的轻便载体进行存储的,如磁盘、半导体甚至生物材料等。

存储量大、质量高、传递速度快、轻便易携带等都是数字媒介带给我们的惊喜。而对于人类的个体或社会记忆来说,数字媒介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这些技术方面的进步。电子媒介为我们的记忆提供了诸多无法回避的声音、画面、人物或事件,面对电子媒介铺展在我们面前的强大攻势,人们往往无法或者说很难回避。但是,人类在数字媒介面前则表现出了自由自在的一面,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载体,拿在手上的、放在桌上的,放在口袋的;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内容,文字的、图像的、声音的、视频的。数字媒介带给我们的,是可以选择的记忆,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选择自己愿意去记忆的内容。

## (二) 媒介的记忆程序

人类记忆是过去的经验在人脑中的反映,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形成记忆的过程包括识记、保持、再现和回忆四个基本过程。识记是通过感知得到信息并在脑中留下印象的过程,是整个记忆活动的开始,依据事先有无目的,可分为有意识记和无意识记;保持是信息的编码与储存;而从信息处理的角度来说,再现和回忆都可以归入信息检索里来。因此,所有的记忆基本上要通过以下历程:编码、存储、检索。[16]

虽然媒介记忆与人脑记忆的主体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媒介的整个记忆过程是由人类操作,且运用

媒介进行记忆的具体程序与人脑记忆有许多相似之处。为此,我们也可将媒介的记忆程序大致分为编码、存储和检索三个阶段。本文以现代社会中的媒介记忆为探讨对象,对各种大众媒介记忆信息的程序进行研究。首先,我们有必要将媒介的记忆程序与人脑记忆进行一系列的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媒介记忆的主要特性。

### 1、媒介记忆的编码阶段

对于人脑记忆来说,在储存信息之前把信息译成记忆码的过程,就叫做编码。记忆时所获得的编码并非是所有事件的精确记录,而是由知觉经验和感知经验去判断要选择哪些作为记忆码内容。所以,记忆码是在被选出来的信息中建立起来的。如果人类在记忆信息之前,对信息进行系统的程序化处理,再进行识记,会提高编码效率,并由此提高记忆。[17]

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介进行信息的记忆之处,也需要进行相应的编码过程,即媒介对于信息的采集和编辑过程。与人脑记忆的识记和编码过程不同,媒介记忆中不存在无意识的识记,所有的媒介记忆都具有事先的目的,都是有意识的识记。媒介从业者可利用媒介的记忆功能,帮助人们形成一定的社会记忆,并在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之间搭建桥梁,达到个人与社会间的认同。我们可以从内容选择和信息编辑两方面探讨媒介记忆的编码。

**第一,媒介记忆的内容选择。**并不是媒介负载的所有内容都有助于其记忆功能的发挥,也不是所有被编的信息都值得媒介记忆。具体说来,以下几类信息对于媒介记忆功能的发挥起到了一定作用:

一是历史事件。“述往事,思来者”。每个历史的经历者都有责任为后人存史。历史的经历者,特别是经历过一些重大历史现场中硕果仅存的当事者和知情人,无论为了对自己有交代,还是为了对世人、对后人交代,都不应带走一段历史,而应有更为积极的存史态度,都有给后人留下历史记录的责任。[18]媒介作为个人记忆和社会记忆的桥梁,更应具有存史的态度和责任,不仅留存当前的历史,还应积极展现过往的历史,为形成完整的社会记忆尽一份力。

二是重大事件,即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件,重大事件一般都同社会变革息息相关,媒介记录重大事件可以影响集体记忆,从而有助于社会制度的革新、社会的进步,使人们更好地融入当代社会。

三是突发事件。媒介对突发事件的记录可防患于未然,起到社会预警的功效。此外,如果我国大众传媒对突发事件报道的缺位、失位,直接影响到危机信息的有效传播,造成流言蔓延、谣言四起,并使媒体信誉受损,进而严重影响到党和政府的权威和形象。[19]为此,突发事件的及时记录,不仅有利于危机处理,长此以往,还能够巩固国家和政府形象。

四是纪念性事件。所谓的纪念性事件指的是针对重大的节日、纪念日等进行的一系列活动,这些纪念性事件也属于媒介记忆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这些纪念性事件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规律,受众容易形成相应的仪式习惯,英国学者康纳顿曾指出,社会记忆的传递或多或少是通过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20]媒介通过对纪念性仪式的存储和记忆,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社会记忆的形成,有时还能形成相应的媒介仪式,以此维持媒介记忆的长期存在。

当然,并不是说,媒介仅仅会“记忆”以上四类信息。娱乐、休闲等信息也在媒介信息采集的范围之内,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信息还占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然而,这些信息都属于短暂性的、不利或是不值得利用媒介记忆的信息,也很少进入人们的个人和社会记忆之中。

**第二,媒介记忆的信息编辑。**媒介记忆的编码阶段,除了内容的选取,还需要经历信息的编辑步骤。对媒介记忆信息的编辑具有十分明显的建构意涵。所有在媒介上展现的内容都是现实、主观感受与外界环境等因素相结合的结果。而一般值得媒介记忆的内容都是一些关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的重要事件,对其进行必要的选择和编辑对个人记忆和社会记忆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下就是影响媒介记忆信息编辑的主要因素。

**一是权力关系因素。**在我国,新闻媒介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不仅有上通下达的责任,更有为政府塑造形象、帮助政府改进工作的职责职能。中国媒介作为政治工具有它浓厚的属性特点,它对政府有一种依附,决定了中国媒介传播在对权力机关实施舆论监督时,就不能不处于一种天然的劣势境地。[21]而在国外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虽然“媒体在美国已成为实际上的第四权力……媒体的日常报道相对来说是自由的,但威逼都客观公正。”“这是由媒体的商业性质、各种利益集团对它们的利用、它们在获取信息方面对政府的依赖,以及政府对媒体的无形控制等多种因素决定的。”[22]由此可见,无论当今

媒介较之过去的地位有多少提高，来自经济、政治等各种权力因素对其信息处理方面的制约都是不可忽视的。就媒介记忆的各种重大事件、历史事件、突发事件来讲，这些事件都在很大程度上关乎政府、企业等的形象，这些权力因素对其“记忆”过程的干预和制约就更是在所难免了。

**二是个人或组织因素。**媒介有着属于自己的“框架”：媒介的框架就是选择的原则——刻意强调的、阐释的和呈现的符码。媒介生产者惯常于使用这些来组织产品和话语。在这样的语境中，媒介框架能够帮助新闻从业人员很快并且按常规处理大量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信息，并将它们套装在一起。由此，这一框架就成为大众媒介文本编码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化了的部分，而且可能在受众解码的形成中发挥关键作用。[23]媒介在处理不同的信息时，都有着一套既定的框架，这就是指记者个人以及媒介组织内部制度等对信息编码的影响，此类因素对于媒介记忆的编辑影响重大。

当然，影响媒介记忆信息编辑的因素远远不止这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媒介形态等因素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媒介信息的处理和编辑。为此，我们需要牢记，媒介记忆的产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要达到最佳的信息编码效率，我们必须循序渐进，处理好各种影响因素与信息选取、编辑间的互动关系。

## 2、媒介记忆的存储阶段

在媒介记忆形成的过程中，信息的存储显得尤为重要，它是媒介记忆得以流传的重要一环。我们如今可以了解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字、神话、艺术等信息都要归功于对于此类信息不同方式的存储。信息的存储依靠媒介，而对媒介记忆的重视和加强又会成为民族振兴、国家强盛的重要手段。

信息传递当中如果只有通信，没有存储，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传递成功的。信息传递的一般形态是时空结合的，就是时空二元，单独的通信和单独的存储是两个极端的情况，很多的例子是时空结合的，比如书籍，它既可以时间传播信息，也可以传得很远。所以，存储在信息传递当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们把时间轴和空间轴拉大，可以想象任何信息都是跨越时间和跨越空间传递给我们的。比如我们看到的星系的影像，其实是几十万的影像，既跨越时间，也跨越空间。通信是在时代二元中的空间维，而存储是在时空二维传播中的时间维，它们都是信息传递不可缺少的环节。[24]

存储技术走过了石器时代，到了纸器时代，还有磁器时代，重量是越来越轻，物体就越来越容易携带，越来越具有通信功能。而容量是越来越大，但是可靠性和自主性越来越差。因为刻在石头上一万年，纸张可能两千年可以看到，而以网络为主的数字媒介对于信息的存储虽然很便捷，但现在一个硬盘、一个光盘可能五六年的时间磁带源就不行了。

技术在发展，多种存储技术在互相竞争，互相促进和共融，适者生存。没有绝对的先进领先，只有相对的领先。特别是设计数字媒体应用系统时，要根据对像、投资、技术要求来确定选用的存储技术和结构类型，缺乏前瞻和过于追求低价格，都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25]

媒介对有效信息进行存储，并依此来建构自己的深度、厚重、影响和权威。尽管它的信息存储功能曾一直遭人记恨，引来杀身之祸，中国历史上就有焚书坑儒、文字狱的记载，现在也不乏纪实惹祸、真话遭伐的案例。但是，这并没有把人吓倒，相反探究真理、秉笔直书、真实无误却成了历代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

知识界曾经极端鄙视能说会道者和广播、电视媒介的诚信与内涵，只是娱乐和消遣的一种方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口说无凭、缺乏记忆、没有累积和沉淀。最终是白纸黑字建构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录音带、录像带、光碟、硬盘、存储器、服务器等这些功能强大的“存储器”使广播电视获得了内涵和深度。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这时看电视的体会就像是“看书”（1959年7月，尼克松请他看录像）。于是，得益于媒介对于信息的存储功能，人类一步一步地由自然时间、钟表时间过渡到了今天的媒介时间，由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发展到了今天的媒介文明，使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媒介记忆与文化遗产、历史记忆与世界传播达到了空前的和谐。

## 3、媒介记忆的检索阶段

媒介记忆不仅包括了对于信息的编码与存储，其最佳境界就是让它成为世界记忆和全球典藏，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和文化资产。这也就是说，使得业已被编码和存储的媒介信息进入便捷的信息检索阶段，使得后来人在寻找媒介记忆信息之时能够具有相应的范围，便于提高查找和搜索的效率。

首先需要充分发挥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数据库、信息中心、媒介中心等文献资料保管机构的作用，对其进行分主题、分类管理，鼓励它们建立类似于《图书记忆名录》（如《四库全书》、《续

修四库全书》)、《世界记忆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媒介记忆名录》(如电影名录、电视剧名录、报刊名录等),便于人们对于媒介记忆信息的归类与检索。其次,要重视数字媒介在媒介记忆存储和检索阶段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尤其在信息的检索阶段,数字化的存储能够帮助信息搜寻者快速便捷的找到需要的信息。目前,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可以作为成功案例的主要有:

(1) **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ADAL)**。前身为中美两国计算机科学家倡导建设的百万册数字图书馆项目(Million Book Digital Library Project)。CADAL项目一期是中国教育部“211工程”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一起,共同构成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化图书馆(CADLIS)的基本框架。由浙江大学联合国内外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共同承担。[26]项目负责人为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浙江大学教授潘云鹤院士。项目建设的总体目标是:构建拥有多学科、多类型、多语种海量数字资源,由国内外图书馆、学术机构、学科专业人员广泛参与建设和服务,提供高技术水平的学术数字图书馆。目前CADAL已建成2个数字图书馆技术中心(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12个数字资源中心,完成中英文数字化图书127万册,开发出30个左右的大型特色数字资源库,对16个项目单位校园网提供服务,部分资源向全球开放。据说,今后还将推出中欧百万册数字图书馆项目。[27]这一项目对于提高和增强教育和科研领域的媒介记忆力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 **报刊数字化建设项目**。一是同教育和科研有关的期刊数据库建设,这在全球教育与科研领域已经形成相当规模,比如,SCI、SSCI、SDOS、CSSCI、CNKI等数据库,以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外文科技期刊文摘数据库”、“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中国期刊网镜像数据库”、“万方数据资源”,都是比较有影响的期刊数据库。二是国家有关方面发起建设的报刊数据库,如2007年发起的“中国数字报业创新项目”。三是媒介集团建设的以报纸读者阅读调查为赢利点的报刊数字化建设与商业运营项目。

(3) **广播影视数据库建设项目**。这是广播电视电影传媒集团利用本身的广播电视节目和电影信息资源,结合图书信息中心建设与管理建设起来大型存贮与交流平台。主要是利用数字技术加强对广播影视媒体内容资源的整合、编排、储存与分发使用管理,构建高质高效、开放集成、资源共享、版权保护的数字节目内容资源管理系统和集成分发交换平台。逐步建立有序竞争的广播影视节目流通体制,以促进广播影视创作生产、流通和传播的规模化、集约化,防止媒介管理中的信息内容散乱和丢失,也在一定程度上便于检索与归类。

### 三、管控媒介失忆,加强媒介记忆

以上我们了解了媒介记忆的涵义及其具体的记忆程序,那么怎样加强媒介记忆,以抵御当代社会出现的信息爆炸、信息黑洞以及媒介失忆等状况呢?我们需要从以下几点出发:

#### (一) 科学控制媒介失忆

人类的文化与历史就在于媒介记忆,而媒介失忆则是对媒介记忆的反动,是对文化与历史的吞噬。大众媒介就像一位健忘的巨人,它一方面遮蔽人类多彩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又以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忘记我们大多数人依然记得的许多东西,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文化危机和历史断裂。如果说媒介记忆始终在收集和保存着重要的坚实的信息资料,而只让那些生活的碎片和不太有意义的事件自然地进入遗忘的角落;如果说“集体记忆选择、勾画、建设着:记忆是工地,遗忘收集着建筑废料。”[28]那么,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大众媒介像一个不断变换网格的漏斗,经常让那些生活的碎片和不太有意义的事件进入传播渠道,而那些值得记忆的信息却被当作“垃圾”处理了。随着传播全球化和媒介商业化进程的加快,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普及和数字存储技术的更新,这种媒介失忆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和解决,相反却进一步恶化了。[29]

在信息传播的全过程中,人作为一个完全主动的角色,必须承担起防范媒介失忆的责任。作为信息发布的主体,人决定着信息发布的时间、地点、质量和数量,决定通过什么渠道、传给什么人群以及达到怎样的效果。作为信息接受的主体,人又决定了对信息的选择性接受、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行动。因此,从传受两端思考信息选择的价值体系、传播体制、保障机制,科学控制媒介失忆,应该是可能的。

#### (二) 努力避免媒介失声

媒介失忆(Amnesia of Media)是对值得记忆信息的丢失,而媒介失声(Media Aponia)则是对值得记忆信息的漠视。迅速、真实、客观、准确地告知、报告和记载有意义的新闻事实和信息知识,本应

是媒介记忆中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媒介如果在重大社会问题或重要新闻事件上发生有意无意的障碍性、痉挛性、过用性和麻痹性失声，对有文献和历史价值的信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或保持沉默，其实就是媒介的不记忆和不作为，是媒介失职。媒介失声比媒介失忆更加可怕，更加需要加以防范，因为它在信息发生的源头就已经掐断了记忆的链条，使得本来很有意义和价值的事件和信息好象从来就没有出现和存在过。媒介失声既是政治、经济对媒介进行全面控制和引诱的产物，也是媒介自身工具性、过劳性和自保性的结果。因此，要避免媒介失声，就必须实行信息公开制度，保障新闻采编自由，切实尊重客观事实，探索媒介运营机制，提高媒介员工操守。[30]

### （三）开发先进的信息存储技术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曾在《传播的偏向》(1951)一书中论述过媒介在传播思想、控制知识、垄断文化中的媒介时间偏倚(time bias)和空间偏倚(space bias)的特性。认为时间偏向的媒介质地较重、耐久性强的媒介，如粘土、石头和羊皮纸等，较适于克服时间的障碍，较能长久保存；而空间偏向的媒介质地较轻、容易运送的媒介，如纸草纸、白报纸等，较适于克服空间的障碍。人类传播媒介的演进史，是由质地较重向质地较轻、由偏倚时间向偏倚空间发展的历史。[31]

如何让媒介在时间的长河中减少磨损、锈蚀、损坏，如何长久地保存它，以加强媒介记忆，就成了媒介记忆研究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大家知道，通常镌刻文字的青铜器和石碑，不怕日晒雨淋、风吹霜打，不易损坏磨灭，最具恒久性。所以，在中国古代，凡政治、军事、外交、祭祀、记功、赏罚等重大事件，大多要“镂之于金石，铭之于钟鼎”，传之后世，作为证物和纪念，可以记忆永存。在常用的传播媒介中，书籍便于保存，记忆力最强；杂志和电影次之；报纸略具恒久性；广播、电视、网络的恒久性更小，记忆力较差；最小的是电话和当面交谈。因此，从记忆的长久性来讲，根据内容重要性的强度选用与对应的恒久性媒介加以传播或备份，即使在科技十分发达的今天依然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需要在数据损坏之前，就将其转到新的产品上去，这样数据可用性就最高。还有生命周期的问题，就是把一些存下来的东西，无限制的扩大容量，管理和保存无用的数据是最大的浪费，而且无用的信息用在信息存储上，解决的途径就是把重要的信息是生成信息，不重要的信息就忘记了，不进行存储。

目前，用于存储信息的媒介记忆备份介质主要有以下几种，即早期的磁带介质、后来的数字介质，如软盘、硬盘、光盘等，以及如今的网络备份。网络备份技术目前已经成为大型公司、企业集团、政府机关的一种主要备份手段，其要求拥有高速的网络和大量的存储空间的远端资料中心才能发挥优势。它的优点是，备份的服务器处于异地，受到人为或是不可抗拒因素影响的可能性较小，同时信息数据资源可以在拥有网络的世界各地被调用启阅，易用性和可靠性都是其他存储方式所望尘莫及的。衡量目前网络链接的存储技术，网络技术是最为适宜也是加强媒介记忆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上文提及的各种数据库项目就是利用网络技术进行，媒介记忆的最好例证。此外，对于众多早期的、历史性的、学术性的信息，利用图书馆、博物馆等媒介形式进行存储，也能够大大加强媒介记忆的效果。

信息传递的一般形态是时空二维的，信息存储是信息跨越时间的传递过程。我们需要相关管理部门给存储设备更多的支持，有效地解决管理复杂性的问题。利用的一定的原理，在数据丢失之前转移，提高可用性，提高数据管理的数据，存储技术的发展将为各种新型的应用开辟广阔的空间。[32]

### （四）探索智能的信息检索模式

信息检索是指信息按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并根据信息用户的需要找出有关的信息的过程和技术。狭义的信息检索就是信息检索过程的后半部分，即从信息集合中找出所需要的信息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信息查询。如何从众多的媒介记忆信息集合中找到所需要的信息，提高信息检索的效率是加强媒介记忆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既能够提高人们对信息的利用效率，更能够提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信息素质，即人们在工作中运用信息、学习信息技术、利用信息解决问题的能力。

面对海量的存储信息，面对声音、文字、表格、多媒体等不同类型信息的存储，用户希望能在最快的时间内找到自己需求的信息，搜索的重要性当然是不能小看的。随着平台信息的日益增加，检索信息的难度也日益增加，我们将信息检索按照存储媒介的不同分为两类：一是用来检索书刊等纸质文献的手工检索；二是用来检索电子文献的计算机检索。计算机检索又可分为光盘检索、联机检索和网络检索三种。

与计算机检索的方便快捷相比，手工检索有检索入口少、速度慢、效率低等缺点，但如今，我们已经将手工搜索与计算机搜索进行了初步的结合，即通过计算机将全书、名称、作者等纸质文本的基本信



息录入，建立相应的检索平台，以进一步提高信息搜索的速度和便捷度。然而，面对各种形式的海量信息，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检索技术与方法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进一步实现搜索的智能匹配，减少不必要的搜索内容，这是信息存储面临的重要课题。

此外，网络安全、信息保护等问题都需要人类在获取和利用信息过程中多加重视。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企业用户，都需要一个安全的信息存储平台。在政府机关，一些不易公开的在线存储信息，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盗用，就可能在社会上产生不良的后果。当然，企业的商业机密更是如此，一旦信息泄露或网站被病毒入侵，都会给企业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由此造成极为不利的社会影响。信息存储的共享性与安全性，就是一对矛盾的对立。如果信息存储能在安全性上有根本的改变，或许其应用速度会成倍提高，其应用前景将不可估量。

#### 四、结语

记忆对于我们个人以及人类的意义是极为重要的。对于个人而言，记忆是人从一个独立的人转变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开始，记忆就是人类社会化的发端。而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社会记忆是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总积淀，是人类社会发展数千年的宝贵财富。人类对于记忆的研究始终就没有停歇，无论是在社会学、文化学研究中，还是医学、哲学研究中，人类对于记忆的探究、对于如何更好的留存人类社会共有精神财富的努力，始终没有间断。但是，对于记忆的研究和探讨，却始终遗漏了媒介这个环节，媒介似乎一直以来只被人们当作是信息传播的途径或工具，进而忽视了他对人类历史、文化记忆传承的重要作用。

本文以媒介记忆作为研究主体，将其具体涵义纳入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中加以深入剖析，并进一步解释了媒介记忆与不同的媒介形态间的关系、媒介记忆的具体程序以及加强媒介记忆的方法。总之，媒介记忆是人类社会中重要的记忆类型，我们不仅要对它加以足够重视，更要在其具体的记忆程序中寻求最佳的记忆方法，以此推动社会知识的传承及人类社会的进步。

本文曾以题《媒介记忆论：媒介作为人类文明记忆过程的研究》，发表于《中国传媒报告》2010年第4期。

#### 参考文献：

- [1] Krzysztof Pomian, «De l'histoire, partie de la mémoire, à la mémoire, objet d'histoire»,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janvier-mars 1998, N.1, p.68.
- [2] 宋红霞：《看电视的方式及活动与集体记忆》，《青年记者》2007年第8期。
- [3] 陈龄慧：《历史记忆与媒体：政治广告的文化解读》，《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3期。[Chen Ling-hui, *History Memory and Media: Cultural Unscrambling of Political AD*, *China Media Reports*, 2003 (3)]
- [4][12] 顾土：《记住历史的记忆》，《记忆》2009年第1期。
- [5] Olick, Jeffrey K.; Robbins, Joyce. *Social Memory Studies: from "Collective Memory" to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Mnemonic Practi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ume 24 (1998).
- [6] Maurice Halbwachs, *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 édition électronique, p7.
- [7] 沈坚：《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 [8] Jacques Le Goff, *Histoire et mémoire*, Paris, Gallimard, 1988, p. 409
- [9] 郑广怀：《社会记忆理论与研究述评》，[http://lw.china-b.com/zxsh/20090309/680717\\_1.html](http://lw.china-b.com/zxsh/20090309/680717_1.html).
- [10] 王纪潮：《有选择的社会记忆》，《博览群书》2006年第5期。
- [11] 来源于：（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 [13] 来源于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39081.htm?fr=ala0\\_1\\_1](http://baike.baidu.com/view/39081.htm?fr=ala0_1_1).
- [14] 来源于陈兆复：《古代岩画》，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 [15] 路宪民：《印刷术与民族国家》，《兰州学刊》2005年第4期。
- [16][17] 《记忆》，[http://baike.baidu.com/view/86546.htm?fr=ala0\\_1\\_1](http://baike.baidu.com/view/86546.htm?fr=ala0_1_1).
- [18] 王海光：《回忆录：当代人负有存史责任》，2007年3月22日《社会科学报》。
- [19] 童兵：《序言》，谢耘耕等著：《突发事件报道》，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
- [20] 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0页。
- [21] 方延明：《媒体与政府形象的关系研究》，《江海学刊》2004年第5期。

- [22] 薛福康：《我看美国媒体》，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2页。
- [23] (美)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著：《做新闻》，麻争旗等译，黄旦导读，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 [24] [32] 教育部信息存储重点实验室主任谢长生在 H3C 万兆存储产品发布会上的讲话，<http://tech.sina.com.cn/t/2007-10-10/10151783403.shtml>。
- [25] 牟成培：《数字媒体领域中广泛运用的存储技术》，[http://www.imaschina.com/html/Infrastructure/2009-5/26/23\\_01\\_32\\_37.html](http://www.imaschina.com/html/Infrastructure/2009-5/26/23_01_32_37.html)。
- [26] 张银曙，中美数字图书馆在浙江大学建设启动，新华社，2002年4月3日电。
- [27] 陈海英、竺海康，中美百万册数字图书馆项目综述，《大学图书馆学报》2005年01期。
- [28] Lucette Valensi, «Silence, déniégation, affabulation :le souvenir d'une grande défaite dans la culture portugaise », dans *Annales ESC*, janvier-février 1991, n° 1, p.3.
- [29] 邵鹏：《媒介失忆：警惕数字技术光环下的“信息黑洞”》，《新闻记者》2009年第1期。[Shao Peng, *Amnesia of Media: Be Alert to the Black Hole of Cyberspace*, 《新闻记者》2009年第1期]
- [30] 邵鹏：《媒介失声：从金融危机看全球媒介告知与预警功能的失效》，《当代传播》2009年第2期。[Shao Peng, *Media Aponia: The Worldwide Failure of Media Pre-warning on the Financial Tsunami*, 《当代传播》2009年第2期]
- [31] (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作者简介：**邵鹏，博士，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广播电视学系教师，研究方向为传播学、媒介记忆理论和新闻生产理论。联系方式：15638846@qq.com

**项目基金：**本人主持的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媒介作为人类记忆的研究——以媒介记忆理论为视角》(14JDCB01YB)。

说明：此文曾以题《媒介记忆论：媒介作为人类文明记忆过程的研究》，发表于《中国传媒报告》2010年第4期，这次作了新的修改。

#### 媒介记忆研究论文连接：

- 邵鹏：《媒介记忆论：媒介作为人类文明记忆过程的研究》，《中国传媒报告》2010年第4期。
- 邵鹏：《论媒介记忆的维度、机制及其镜像》，《新闻前哨》2012年第7期。
- 邵鹏：《媒介记忆与历史记忆协同互动的新路径》，《新闻大学》2012年第5期。
- 邵鹏：《有多少记忆可以留存——新媒体时代对于个体记忆的负面影响》，《新闻爱好者》2013年第1期。
- 邵鹏：《媒介失忆：警惕数字技术光环下的“信息黑洞——“短命”的网络脚注触发的警报》，《新闻记者》2009年第1期。
- 邵鹏：《分享或是蚕食？——试析媒介记忆与个人记忆的建构和博弈》，《当代传播》2012年第4期。
- 邵鹏：《媒介失控：谁来挽救网络传播的混乱局面》，《东南传播》2008年第9期。
- 邵鹏：《媒介失声：从金融危机看全球媒介告知与预警功能的失效》，《当代传播》2009年第2期。

## Memories of the Media: a Study of Media as a Memory Proc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SHAO Peng

**Abstract:** Media memory means that the medium create a media-oriented memory process for social information through collection, edition, record or report of the daily information, to influence the culture of human memory, historical memory and social memory. The paper selects the media memory as the main

object of study and puts its meaning into the individual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and social memory to have a depth analysis and further explana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media memory and different forms of medium, the media memory of specific encoding, the ways of storing and the process of searching, the ways of avoiding media aphonia and media amnesia to summary the ways of strengthening media memories comprehensively.

**Keywords:** media memory, social memory, media aphonia, process of memory, ways of memory

7/13/2015